

■新作聚焦

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彼岸的世界 彼岸的视点

□洪治纲

余华新作《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但是,它未必是一部轻易就能读懂的作品。余华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杨飞的男人死后7天的游魂经历,试图打通生与死的界线,在直面当下现实的伦理语境中,以死说生,以死演绎生,以死审视生。

几乎在写作伊始,余华就一直强烈地感受到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是进行暴力化的先锋实验,还是执著于温情化的故事书写,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游离于当下的现实,将背景处理得更模糊、更遥远一些。直到《兄弟》的下部,余华才让李光头进入无法回避的当下生活。于是,我们看到,李光头以混世魔王的身份赢得了世俗的各种荣耀。这是混乱的现实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他的命运凸现了余华对这个浮华世界的焦虑、无奈和嘲讽。

与《兄弟》颇不相同,《第七天》在逼近缭乱的现实时没有了狂欢的氛围,也没有了过度嘲讽的格调。但它所凸现出来的依然是余华对当下现实的愤懑、焦虑、感伤,甚至是无奈。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殡仪馆的候烧间,也有豪华区、贵宾区和普通区之分。那些没有墓地的死者因此失去了火化的机会,只能常年游荡在“死无葬身之地”——所幸的是,“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这是余华内心的乌托邦,它构成了作者与现实对视的基点。

事实上,《第七天》的特殊魅力在于杨飞无奈而又无望地穿行于阳界和阴间,成了一个情感的寻找者和现实的揭露者。“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雪是亮的,雨是暗淡的,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在这种叹惋式的叙述语调中,余华一直想为那些无助的生命提供一个祥和的家园,为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弱者划亮一片天空,为那些无处诉说的灵魂提供一道出真相的机会,为爱、亲情、体恤和平等寻找一处表达的园地。只是坚硬的现实再也无法为余华提供这样一个逻辑支撑,所以,他不得不将之放在那个虚拟的、叫着“死无葬身之地”的阴间世界。

这是荒诞的,然而又是真实的。它折射了余华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余华曾多次强调,3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奇迹,却也留下了无数匪夷所思的精神奇观。在这些精神奇观里,余华看到的是世道人心的破败和凋敝,是美好人伦的不断倾斜和坍塌,是无数生命的悲

剧与喜剧同台共舞。既然现实是如此地荒诞,如此地超越了人类经验,那么,用荒诞来叙述荒诞,或许是一种更有趣味的表达策略。我想,这是《第七天》所隐含的审美策略。它意味着,简约有时比繁复更有力量,漫画式的勾勒有时更能彰显荒诞的效果——尽管它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并不那么满意。

依我的阅读经验,《第七天》让有些读者最不满意的,或许是余华对那些新闻事件的“串烧”式处理。那些因房屋被强拆而死的、因商场火灾而死的、因充当高官情妇自杀而死的、因冲入公安局捅死警察而死的、因贫困所逼卖肾换钱而死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死者,几乎每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报纸、电视和网络之中。余华在套用这些材料时并未进行太多的重构,只是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拼接。它带给人的感受是,余华对现实的理解似乎有些浮光掠影。余华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叙述的油滑和草率?是没有能力进行复杂化的重构?我看未必。从野蛮拆迁到杨佳事件,从墓地的等级到隐瞒各种灾难死亡人数,从医院死婴到有毒食品,从黑市卖肾到杀人冤案……我们已经被这些新闻刺激得麻木了,却未必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事件背后的荒诞与沉重、悲凉与疼痛、愤怒与绝望,也未必坐下来认真地反思,我们的现实中究竟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如果文明无力保护弱者,如果现实无力展示真相,如果尊严无法获得维护,我想,这不仅是一个作家,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了。

余华无时不关注着这些,也在思考着这些。他赋予它们以荒诞,却让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残酷现实的见证者、荒谬秩序的受难者。不同的是,《兄弟》中的李光头是荒谬现实中的成功者,甚至是操控者;而《第七天》里的这些亡魂们,却成了荒谬现实的牺牲者。他们在封口费等潜规则的控制下,找不到向世间传达真相的窗口,只能在阴间相互倾诉。

所以,在《第七天》里,杨飞既是倾诉者,又是倾听者。当他与一个个亡魂相遇之时,除了要帮助他们重建死亡时刻的记忆,还要聆听他们生前境遇。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如此之多,而杨飞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寻找养父的亡魂,所以,他无法也没有必要来见证每一个亡魂复杂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小说对各种新闻事件进行简约处理的一种策略。它意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亡魂都见证了一种荒诞的现实,每一个亡魂也道出了世间的一个真相。新闻终结之处,正是作家思考之始。

读《第七天》,很多时候,我都沉浸在余华式的叙述之

中。他的叙述有些像美国的乡村音乐,舒缓、简约,却又弥漫着特有的温情,凸现了作家内心深处宽厚绵长的人道情怀,饱含了强劲的情感张力。这部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情节的冲突性也并不是很强。围绕着杨飞的生与死,作者讲述了3个故事:杨飞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与养父杨金彪、邻居李月珍一家,以及亲生父母的故事;杨飞与李青的婚姻与情感故事;鼠妹刘梅与男友伍超的情爱故事。3个故事都充满底层人群特有的伦理温情,洋溢着关爱、怜悯、体恤等情感基调。

杨飞与养父之间的情感展示了一个父亲无比宽厚的爱与关怀。即使死后自己没有葬身之地,养父也要守在殡仪馆充当“管理员”,为了等候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儿子,当他看到儿子这么快地来到阴间,杨飞“看见他空洞的眼睛里流出两颗泪珠”。这是一个像山一样沉默的父亲,深刻地诠释了人性中的爱与牺牲。同样让人感念不已的,还有刘梅与伍超的爱情。作为游走在城市底层的民族,他们在虽然无法找到有尊严的生活,却又从不放弃寻找;他们在不断被人践踏中屈辱地守望着无望的未来。与刘梅相比,李青或许代表着另一种欲望人生,然而最终,她还是发现,自己虽然结了两次婚,但心中的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杨飞。

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细细体会这些底层的情感。但这是余华内心的情感基质,也是他的叙述动力。正因如此,每当读到一些关键性细节时,我们的内心总是会被重重地一击。我以为,这是余华的叙述抵达了我们生命中最柔软的部位。

譬如,当他叙述9岁的郑小敏坐在寒风冷冽的废墟中做作业时,他会让小女孩情不自禁地说道:“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当他叙述养父的亡魂时,“他的声音有着源远流长的疲惫”,明确地呼应养父重病在身的现时镜像;在叙述乡村农民的悲伤时,“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在小说的结尾,当所有的亡魂都为刘梅净身、缝衣、咏歌时,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华光四射。

彼岸的乌托邦,只是余华虚设的一道风景,目的是为了照亮此岸的幽暗与冷漠。“呼唤仿佛飞越很远的路途,来到我这里被拉长,然后像叹息一样落下去”,这是杨飞的无奈,也是余华的无奈。余华在直面当下的现实时,将悲剧与喜剧、沉重的写实与戏谑的讽刺、生的苍凉与死的温暖融会在一起,使这部十多万字的小小说变得颇为复杂。这也注定了《第七天》将无法逃离被广泛争议的命运。

从头到尾看下来,我们绝对会错失好多阅读时的享受与快感。

《我的眼泪为谁飞》是一部口述式、纪实风格浓厚的小说,全部以“我”——菊子的口气叙事。因此,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女孩”到“北京女人”的成长史、受难史。我特别喜欢菊儿在十三陵下乡那一段经历,这是主人公最可爱的时期,作家欣赏、赞美成长中的小姑娘的可爱,他不时停下笔来,描写在大自然中健康成长的女孩子。有这么一段:“一只灰喜鹊飞过来。它没有叫,无声地钻入树丛。一片儿被撞落的黄叶儿,羽毛一样,轻轻地,轻轻地,飘下来,落在秀秀的头上。”这般的清新、清爽、清澈、清纯,深深地打动人心,这样的女孩存在于世界上,难道不是人类的幸运吗?而在后来的文本中,这类描写越来越少,女主人公越长越大,社会越来越复杂,她经历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乱,充满了嘈杂、喧嚣,自然让作者无法再回归这种单纯。

小说是人性的历史,是性格的命运,是情感的展开,在《我的眼泪为谁飞》里,我们发现主人公在不停地进行人生的长跑,跑得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甚至有甚狼狈,她固然也曾停下来,思考、回顾自己的过往,但更多的时候,她疲于应付、奔跑不息,丢失了自己的思考。同样,作家与她一样,常常也顾不上思考、回味,他把自己写作的重心全部放在了那些情节、故事的曲折上,放在了事情、变故的展开上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写法秉承了老胡宗用行动说话、靠故事表现命运的传统,因此,这样的表达同样可贵。

■第一感受

与往事干杯

□梁鸿鹰

与往事干杯并不容易,尤其对一个与时代发展感同身受的人而言。

以前只知道李迪善于写报告文学,没想到他的小说写得也有些意思。这个“有些意思”我认为可读性好、能够唤起我们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引起发自内心的共鸣。打开李迪的《我的眼泪为谁飞》,不很快进入小说描写的情境似乎是不可能的。小说读来令人心潮起伏、感同身受,不由得产生一种被带入、被牵引、被感动的情绪,其主要原因便是小说主人公五味杂陈的人生。菊儿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对世事变幻的风云,独自打拚奋斗,独自悲伤审美感历力的独特世界。

好的作品大都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如果里面有作者自己作为过来人的印记和影子,就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同。李迪或许写的不是自己的经历,但说他把自己的经历融进了小说里,应该是合理的。我猜想,李迪与那些出生于解放初期的人们一样,曾经反复经历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波折,他们的命运不断地随着我们国家的变化在发生改变,“文革”、下乡、回城、改革开放、新世纪,大起大落与大悲大喜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命运是沿着这些大的线索行走的,李迪在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这一茬人在半个世纪中走过的路。

《我的眼泪为谁飞》中显示出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是显然的。我们通过作品看到,在“文革”那段荒唐的岁月中,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在混乱的时代里逐渐成长,进入新时期后,新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处事方式纷至沓来。在经历了巨大的压抑与颠簸之后,每个人都想活得舒坦,都想活得洒脱。菊儿的经历却是大半不如意,大半阴差阳错。由于混乱时代的到来,十几岁的菊儿由“高干子女”式的幸福生活一下子陷入无助与无奈,等待她的是与亲人分离、下乡、招工、漂泊,爱情的到来虽然甜蜜而刺激,但最终没有酿成美酒。天明、田民、姜子,几个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男性、几段分分合合的情感,似乎都在损耗着她的生命。结婚、离婚、再结婚,得到的失去、失去的再得到,她的人生虽然因此得到了充实,但她的生命也在其间遭受了巨大的消耗。

恰如人生的每一步都无法躲过、无法忽略、无法糊弄一样,我们在阅读中同样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部没法“红烧头尾”的作品,你没有办法在中间哪个地方停下来、跳过去,因为故事的连续性太强,而且太离奇、太吸引人。这是一个北京“大姐”的生活史、悲欢史,充满了奇遇、惊险、意外,任何一个试图看个头尾就对其下判断的人,最后都会发现自己想得太过简单、太过自信,更重要的是,如果不

■看小说

文珍《录音笔记》 现代人的自我解压

文珍的中篇小说《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描写某公司接线员曾小月为了减压,用手机给自己说话录音再放给自己听,从而达到减压的目的。曾小月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在学校的时候就得到了男生的赞美,大学毕业时凭着这好声音去一家公司面试,“完全符合热线接线员的要求”,从实习到转正“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入职后,曾小月逐渐感到公司内部人心各异,人人阳奉阴违,使她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舒缓压力,曾小月开始自己给自己打电话,然后再放录音给自己听,她把这种行为叫做“录音笔记”,并“很快迷上这小把戏”。后来,每当工作压力让她不堪重负时,她便会玩起“录音笔记”。最后,她干脆辞职不干,彻底放松了自己。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和细节描写展现了曾小月独特的自我解压方式,同时更以此表现了现代都市中年轻人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鲁敏《隐居图》 当金领遇上隐士

鲁敏的中篇小说《隐居图》(《大家》2013年第2期)描绘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舒宁到一个小县城考察文化项目,意想不地遇到了18年前的大学恋人孟棣。如今的舒宁已是某文化公司的老总,整天周旋于各种商务谈判与宴请之中。而孟棣则从省话剧团调回了县文化馆,生活得如同隐士一般。面对两人悬殊的身份地位和心理落差,孟棣却泰然处之。他热情接待了舒宁,请她到家里做客,还让老婆弄了一桌好菜盛情款待。孟棣告诉舒宁,自己的日子过得平淡而甜美。这让舒宁很是羡慕,她反思自己的生话,忽然感到自己时时为事业焦虑、奔波,活得实在是太疲惫了。小说诗意地展现了两位昔日恋人如今不同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在此基础上,作者似乎意欲表达一种不同于世俗的认知:当金领遇上隐士,隐士并不欣羡,金领却更向往隐居的生活。(杨国庆)

中国诗歌

主编:阎志 2013年第六卷要目

头条诗人 特别推荐	福音书(组诗)……………韩玉光 王西平 本少岑 康伟民 何三坡 刘频 谭克修 王敦	舒丹丹 王凡 晶达 高老庄 高鹏程 韩文戈 汤养宗	王冬梅 童谣 吴小虫 李敢 赵兴中等 张扶浩 吴投文等
博客精选	福音书(组诗)……………韩玉光 王西平 本少岑 康伟民 何三坡 刘频 谭克修 王敦	舒丹丹 王凡 晶达 高老庄 高鹏程 韩文戈 汤养宗	王冬梅 童谣 吴小虫 李敢 赵兴中等 张扶浩 吴投文等
少君视野	福音书(组诗)……………韩玉光 王西平 本少岑 康伟民 何三坡 刘频 谭克修 王敦	舒丹丹 王凡 晶达 高老庄 高鹏程 韩文戈 汤养宗	王冬梅 童谣 吴小虫 李敢 赵兴中等 张扶浩 吴投文等
论坛精选	福音书(组诗)……………韩玉光 王西平 本少岑 康伟民 何三坡 刘频 谭克修 王敦	舒丹丹 王凡 晶达 高老庄 高鹏程 韩文戈 汤养宗	王冬梅 童谣 吴小虫 李敢 赵兴中等 张扶浩 吴投文等
网刊精选	福音书(组诗)……………韩玉光 王西平 本少岑 康伟民 何三坡 刘频 谭克修 王敦	舒丹丹 王凡 晶达 高老庄 高鹏程 韩文戈 汤养宗	王冬梅 童谣 吴小虫 李敢 赵兴中等 张扶浩 吴投文等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世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免收邮费。电话:027—61882316。投稿邮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小说月报

2013年第七期目录
第十五届百花奖获奖篇目
第十五届百花奖读者获奖奖名单
中篇小说
中山装……………尤凤伟
海湾三千亩……………杨少衡
撞入者……………赵金禾
陈万水名单……………陈继明
短篇小说
梦幻快递……………范小青
六只猕猴……………徐则臣
小流放……………鲁敏
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
李亚
朝九晚不归……………吕魁
报刊小说选目

□许苗苗

网络文学『打榜』之我见

■关注

在文学网站中,网站推介排行榜往往是网民阅读的重要参考。排行榜通常以点击量、好评率为依据,被认为是能够客观反映读者喜好的。然而,近期却有媒体曝光网络文学“打榜”内幕,原来,这看似反映读者选择的数据背后却埋伏着市场运作:一些写手花钱订阅自己的作品,并频繁“送花、打赏”以赢得眼球,更有甚者还请营销公司雇佣“水军”,大肆制造人气。这无疑违背“排行榜”初衷、误导读者的作弊行为,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口诛笔伐。然而,这一现象是不是仅有负面效果?我认为也不尽然。

首先,针对中国“网络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意识到:当前已不应将这一概念与“文学”混同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文学现象,不如说它是一个互联网上超长篇通俗小说衍生的网络文化产品,虽包含“文学”二字,但与市场的关系却更紧密。其作品推广、创作、盈利模式等完全遵循文化产业思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保持蓬勃的生产力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不在于对“文学”领域的贡献或思想、艺术、审美层面的拓展,而在于它与出版界、影视剧联动后所创造出的热点效应和经济收益。这也正是“网络文学”在诸多新媒体概念纷纷倒下时能够存活并保持旺盛发展态势的成功秘诀。

在产业化的网络文学界中,作品赚不赚钱,能否成为畅销书、热卖剧,是决定网站重视程度及其生死存亡的首要依据。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评价标准脱钩,借用打榜方式推广无可厚非。

说到媒体“排行榜”,想必大多数人最先接触到的是流行歌曲榜。歌手推出的新专辑里必然会有一两首“主打歌”,说的就是打榜。歌曲播出的频率、知名度与唱片公司宣传资源的投入和力度极大相关,投入财力、物力“拉粉”、“投票”也已成公开行动。人们对娱乐界这类事已司空见惯,那么,对于网络写手动用经济力量打榜造势,提升自己和作品知名度的市场行为,又何必动辄上升到道德层面,予以过度苛责呢?

至于打榜本身,确实可能将一些质量普通的作品提升到不相称的名次上,造成“名不副实”的结果。但是,排行榜信誉度的降低最终会损害到谁的利益,又会给什么人带来好处呢?

就目前文学网站的盈利模式来看,能带来最多收益的往往是那些已经成名的作者。为保持这些作者的品牌,扩大其号召力,最大程度发掘其经济效益,网站往往在政策上对明星作者有所倾斜:不仅体现在较高的版税,也体现在积极推广、组织公益活动、增加曝光率等方面。网站首页的醒目位置往往用来宣传某知名写手的最近更新或签约动向,以吸引读者的点击。而对于那些收益潜力尚不明朗的新人来说,推介机会就少得多,要被网民从浩如烟海的作品里挑选出来阅读甚至付费都是困难。如果能够登上排行榜,就意味着获得了优先阅读的权利。就像影视明星和龙套一样,只有混到“脸熟”,才可能吸引聚光灯,“打榜”就是花钱“捧角”。

由于网络文学创作领域普遍存在的商业化倾向,网络作品受制于热门类型,几种网民热捧的小说类型最为网站看好,也成为新作者自发摹仿的对象以及网站培训新人的标准。这造成网络作品严重的同质化。受利益驱动,文学网站往往乐于重复成功模式而非挑战新鲜话题,常有跟随着市场趣味的作品才会受推崇,因此网站推荐语常见“又一穿越力作”或“玄幻类新人”等说法,意在以类型带作品快速吸引读者。而那些在主流模式之外进行的探索,却常常会由于市场前景不明而不受重视,湮没在海量标题中。阅读的人少了,作者的兴趣也随之消减,最后变成无法终结的“太监”文。在这种天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里,新作者“打榜”也有情可原。因此,“打榜”其实是无名新人对抗网站偏知名作者的一种手段,虽然不甚光彩,却有一定的意义。

的确,“打榜”危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排行榜衍生出了拉票打榜,既然互联网票选有漏洞,就存在作弊的可能。因此,打榜行为的出现也有助于敦促文学网站反思排行榜制度,进一步规范自身机制,积极开发更加透明可靠的评价标准。如果文学网站姑息虚假名次,其声誉也必然随之下降,甚至导致付费读者流失。

长远看,“打榜”对网络文学的负面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网络文学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复合概念,其内涵尚处于不断发展中,但不能就此说当前网络文学是文学的新阶段或新形式,也不能将它视作文学在网络时代的惟一可能。它只是各文学网站的“产品”,产量虽大内容却单一,本质上还没有跨越出通俗文学的领域。因此,个别网站遭遇的打榜行为不仅与整体文学进程无关,甚至对网络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当初,自发创作的网络文学由于受到网友喜爱、转贴、传播而兴起,写作和阅读都源于兴趣,“无功利性”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如今,产业化的网络文学与概念形成时最大的差别就是无功利性的缺失。网络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推广渠道各显神通,但读者的品位无疑会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而提高。他们不满足于简单阅读,乐于发表评论和意见,哪怕是以简单的“赞”或“BS”表明态度。“打榜”目的是争取点击,它如果为好作品提供进入读者视野的便利性,为新作者提供突破网站偏狭政策的捷径,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质量不过关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上榜,读者也必然会沉默,不仅可以对作品“扔臭鸡蛋”,还能在讨论区留言或在圈子里议论。如此形成网络文学自身优胜劣汰的机制,读者的甄别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提高。

喻国明曾以“无影灯”来比喻网络环境,认为互联网上有无数人提供资讯和意见。海量信息相互参照,使真相脱颖而出,谎言无所遁形。在“无影灯”下,网络文学读者也不可能长久受到蒙蔽。“打榜”暴露了当前网络文学发表、推广过程的漏洞,其结果将是网络文学的自我净化以及文章质量、反馈制度新的提升和超越。